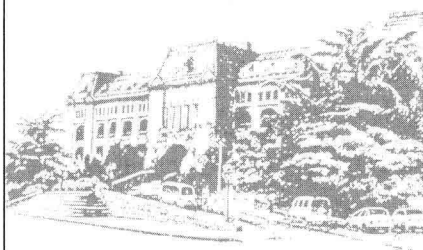


刘杰◎著

大商埠

下

中国最早一批殖民地码头人情感命运的史诗吟唱
一个小人物如何努力成长为商业巨贾的生命传奇
一个大家族的兴衰中如何还原中国大商埠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风貌
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城市沿革的长篇史诗性非虚构文学作品
第一部积极探索中国百年商埠文化的城市列传大史记
第一部解密中国殖民地城市商道的百科全书



刘 杰 ◎著

大商埠

1

第一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城市沿革的长篇史诗性非虚构文学作品
第一部积极探索中国百年商埠文化的城市列传大史记
第一部解密中国殖民地城市商道的百科全书

新 星 出 版 社
NEW STAR PRESS

第十九章 这个春节不平常 / 439

年前的事 / 440

一腔怨气恨难平 / 448

闫洪昌来拜年 / 457

藏了被追杀的危险分子 / 467

徐敬海出手 / 476

第二十章 共产党郭葆铭 / 481

西厢屋里的歌声 / 482

经不住的不伦恋 / 489

气坏老太监 / 497

孤独的悲戚 / 506

闫洪昌那难忘的旧情 / 513

第二十一章 内“焦”外困 / 521

不是冤家不聚头 / 522

内忧外患 / 527

情执之困 / 533

赖皮碰到真霸主 / 539

第二十二章 惨案连连下的天空 / 547

落寞的特派员 / 548

教坏郑天链 / 555

张宗昌再拜赵先生 / 564

杀日本人杀红了眼 / 572

大祸临头 / 577

第二十三章 暗杀张宗昌 / 581

坚定的与动摇的 / 582

天链进警局 / 587

闫洪昌的偶遇 / 595

狙击手的暗杀 / 605

第二十四章 轰动全城的杀夫案 / 617

孟三姐杀人了 / 618

爱情不分好人坏人 / 625

闫洪昌要发迹了 / 634

第二十五章 拆屋的秘密 / 643

被狗发现的秘密 / 644

兄弟无缘 / 651

独狼传说 / 658

第二十六章 胶州湾特大海难 / 665

灾难前的预兆 / 666

徐敬海也来到红石崖 / 673

“现德丸”号的起航 / 678

罹难者的冤魂 / 684

第二十七章 山藤之死 / 691

郑矢民的悲与愤 / 692

山藤的报应 / 700

船夫面馆开张 / 705

高超的暗杀 / 713

第二十八章 中央特科一号杀手 / 721

伍豪之剑在行动 / 722

搞枪 / 728

捕共队特派员们 / 735

久别重逢 / 741

意外的报纸 / 747

第二十九章 秘密处决 / 753

伺机而动 / 754

矢萍动心 / 761

警局办案 / 768

跟踪 / 776

叛徒要找死 / 783

逃之恋 / 790

第三十章 一个个意外 / 801

远方的回信 / 802

徐敬海是共产党？ / 809

意外被救 / 816

稀里糊涂的监狱生活 / 824

第三十一章 精神世界的崩溃 / 831

德国纳粹的阴谋 / 832

郑天铭被捕 / 840

郑天链误入歧途 / 848

张志和去世 / 856

后记 青岛情结——写给我的母亲 / 861



第十九章

这个春节不平常

年前的事 / 一腔怨气恨难平 / 闫洪昌来拜
年 / 藏了被追杀的危险分子 / 徐敬海出手

一九二三年的春节，是青岛经历了二十五年的殖民统治后所迎来的第一个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节日。这一年春节格外喜气，同时也笼罩着一层阴影，年前日侨居住区发生了一起灭门案，正月初一的清晨，中共中央特派员郭葆铭与党接头时，被军警发觉并一路追杀，就在郭葆铭即将逃到郑矢民家时，腿部不幸中了枪。

年前的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仿佛只是晃了晃的工夫，时间就悄悄地从指缝里溜过去了，转眼间又到了小年，屈指算来，郑矢民从监狱出来已整整四十天。德福祥依然生意兴隆，郑矢民只是偶尔地转过去看上一眼，对铺子里的买卖并不过问，还是全权交给张志和打理，他则被赵玉秋强按在家里继续调养，又是海参又是鲍鱼的硬生生地给揣了这些日子，和刚从监狱出来时的那张干瘦枯黄的脸色相比，眼瞅着就有了很大的变化，身体胖了不少，脸色渐渐地泛起了红润，精神也随之好了许多。身体刚一恢复，人就在家躺不住了，吵着要去铺子里看看，赵玉秋死活不同意他出门，好心地劝阻说：“他爹，虽说你现在还年轻，体力充沛恢复得很快，可这伤筋动骨得一百天啊，何况这受的伤又不仅仅只是伤筋动骨那么简单，还有内伤呢，哪能说好就好呢？”

可是任凭她说破了嘴皮子，郑矢民根本就听不进去，到底把赵玉秋给惹毛了，搬了把杌子守在门口，手里还拄着条擀面杖。两个人就这么僵持下来，还是郑矢民服了软，互相也都让了一步，赵玉秋答应郑矢民，只允许他在附近走走，不能走得太远，因为背部的伤还没有好利索，郑矢民信誓旦旦地表示同意，这才得以出门，慢慢地溜达着去西广场转悠一圈。

从郑家里院往西走不多远，就到了西广场。西广场说是广场，其实就是在几条马路中间躺出了那么一块三角地。自从日本占据了青岛以后，再加上连续几年的天灾人祸，导致了周边地区民不聊生，大批的难民拥入了青岛，在西海沿一带搭盖了很多难民棚，逐渐形成了一个自发的热闹集市。地方虽然不大，这可是当年的西部“文化中心”，号称是青岛的北京天桥。每天下午一直到傍黑天，这里便人头攒动，三教九流汇集于此，乞丐、小偷、地痞等形形色色的人在人群中挤来蹭去，总之干什么的都有。平日尚且如此，时逢年关将至，这里也就更加热闹几分，那些唱戏的、说书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打把势卖艺的、装瞎子抽签问卦相的以及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江湖人士都在此处汇合。卖糖球的扛着一根杆子，顶端是一个用麦秸草捆扎的插头，把一支支鲜红锃亮的糖球插在上面，在人群里来回穿行，走几步就喊一声“糖球喔”，声音洪亮结实；卖苞米面甜沫的扎着围裙，支一口大锅，把炸得油红亮泽的豆腐切成碎丁，和花生米、粉丝以及新

鲜的蔬菜一起扔进锅里，一边搅动锅里热腾腾的糊糊，嘴里还大声地叫卖：“喝一口呗，烫掉牙啊！”旁边还有个卖牛头肉杠子头火烧外加散白酒的，也是支上个炉子，锅里煮着一块一块香味扑鼻的牛头肉，小伙计在下面卖力地拉着风箱，掌柜的站在前面像唱快板一样唱着招徕顾客的长腔，唱着山东琴书的调，那词很是诱人：

牛头肉，香着哩，
顶风香出了八百里，
顺风传到了意大利，
意大利的国王咬了一口，
说声稀奇稀奇真稀奇，
他说这是一个东西，
香油人参加蜂蜜，
好吃得简直了不地，
女人吃了好身体，
养个儿子有出息，
男人吃了这个东西，
晚上上炕有力气。

441

别瞧西广场地方不大，知名度可不小，想当年，相声大师刘宝瑞的师傅张寿臣在这儿摆过地摊，高元均在这儿说过“武老二”，王鼎臣王傻子在这里变过活人，王二麻子在这里卖过膏药骂过大街，刘顺仙在这里唱过肘鼓子戏，还有钱半仙钱玉卿在这里擦地摆摊给人算命爻卦，所以这里也算是大腕荟萃之地。黄昏时分，太阳的余晖把西海照得金壁辉煌，西广场也就到了最热闹的时刻，拉洋车的收车了，拣破烂的回家了，在码头上扛大包出大力的下班了，都纷纷聚集在广场，各人端着一只蓝边粗瓷大海碗，蹲在一旁，一边吃饭一边听书。那些不入流的说书的在这里大都是穿插一些裤腰带以下的荤口故事以招徕人群围观，说书的正说到张生夜里偷会崔莺莺，那手颤颤悠悠地刚解开了莺莺的怀，听书的人们还都在竖起耳朵等着的时候，一棒收钱锣就响了，于是人们呼啦一下子又都围到了另一旁说武老二的那边，说武老二的手持一

副钢板，正起劲地说到了一段荤口：

武松高，二娘矮，
背不动我拖拉着。
孙二娘拖着武松走，
觉着背后硬撅撅，
回过头来摸一把，
哟，怎么人死屌还活？
……

442

听到精彩之处，围观的人群不时地被说书的扔出的一个个包袱引得哈哈大笑。那些浓妆艳抹的野鸡和“半掩门子”出来的婊子，也趁着这个机会在人群里卖弄着风骚，穿来穿去寻找各自的目标。青岛的婊子行分五等：一等婊子叫做书斋，多是大户人家读过书的女子，姿色端正体态婀娜，不幸堕入风月，却也绝不放下身价，不屑上街拉客，单人居住于静僻的洋房花园里，除了达官显贵，绝不对外接客；二等的叫绣楼，大部分都是过气的戏子卖与了老鸨子，由于从小得传，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吹拉弹唱般般都会，因为都得到了老鸨子的真传绝技，很会使活，进出者显贵者居多，粗鄙者居少；三等的叫做窑子，和前边二者相比，窑子里的婊子就粗俗了许多，大部分都集中于大窑沟的甘草地、东海楼、四方路上海路的平康里和黄岛路的绛春楼，都是拿了政府的牌照合法接客的窑子口；这四等的就是“半掩门子”，都是在比较穷的棚户区，多是两口子合起伙来做，男人当王八做土鳖出去拉皮条，把嫖客领回来后在门外等着，门不能关，要稍微留一点缝，因为很穷，除了夫妻要干那个营生或睡觉的时候才关门，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开着门。但是开着门又怕被别人看见自家老婆在家“卖炕”，就虚掩着门，由此得了个“半掩门子”的名称；五等的叫野鸡，就是站在路边招呼客人，说好了价钱，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裤子一脱，三下两下就忙乎完事，给钱走人互不打听。

日本人自从武装占据青岛以后，就开始四处选址开设工厂兴办企业，在老四方庄附近填海平地，从青岛周边农村招募大量的农民进城出苦力，大批周边的贫苦农民承受不住连年天灾人祸的折磨，只得背井离乡拥进青岛，使

青岛的居住人口突然剧增。这些逃难来到青岛的农民们没有能力置办房产，大多数人都聚集到了西镇空阔的海边，沿着海滩搭棚建屋，形成一大片破烂不堪的棚户。

西广场的中间隔着一条斜着插过来的嘉祥路，就像一个贫富之间的分水岭，把市民和难民严格地区分开来。嘉祥路以东主要是商贾和业主为主的市民，都是比较整齐的瓦房，依坡而建，多为二层楼房的里院，朱门红窗，洋灰墙面；而西侧则是难民院，住的全部都是周围农村逃难来青岛的难民，清一色的低矮小房，一间挨着一间，密密麻麻地连成了一片，有的甚至干脆就是用几块破砖头搭在外面的墙上，上面再糊上几张捡来的破油毡纸，这也就算是一间房了。住在这里的，大都是因为连续几年自然灾害而在老家实在没有办法再继续生存下去的农民，主要以拉洋车拣破烂或在码头扛大包出苦力为生；还有一部分是被日本资本家低价招募来填海平地的工人。虽然两处仅仅只是一条马路之隔，路东和路西的人却从不交往，似乎完全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出了门的郑矢民像是只出了笼的小鸟，贪婪地大口呼吸着室外阳光下的空气，尽管冰凉，可是新鲜。他饶有兴趣地远远站在一旁，有敲锣要钱的，就摸出仨俩大子儿扔过去；遇到那些和他熟悉的，就互相拱拱手打个招呼。在西广场溜达了一圈，看着西广场的热闹，感受这种祥和的气氛，想想自己稀里糊涂地枉蹲了几年日本人的大狱，禁不住心生些许感叹，于是鼻酸眼热暗自潸然，就悄悄地离去，却见一辆洋车刚好在路边下客，就不自觉地迈步上车，对车夫说一句去德福祥。车夫应了一声：“好嘞！”拉起车就卖命地往东跑去。在一路叮当清脆的铜铃声中，洋车很快就到了铺子的街角处停下。

就在他起身准备下车的时候，一队日本军警扛着大枪“咔咔”地沿街走过。尽管日本已经把青岛交还给了北洋政府，可是地方治安却仍归日本警察管。受小日本凌辱了八年，终于熬到了日本人无条件归还青岛的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腰杆立刻都硬了很多，见到日本人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地鞠躬屈让。那些受过日本人残害的中国人，更是对日本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走在马路上如果见到日本人，就会产生上前暴打一顿的冲动，有组织地公开抢劫日本商号的事件亦时有发生。于是，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便以“侨民安全受到危害”为由，在青岛设置了九处警察派出所，把原青岛

守备军中的近千名日军留置并改编为警察，另外，还有一支拥有由一万多人组成的强大武装力量，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驻青岛“居留民团”。如此一来，已经掌管青岛的北洋政府处在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除了政府本身设置的警察机构外，另有一个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日本警察队伍。

然而，这样的局势，更加引起了青岛居民的反感。腊月二十六，也就是民国十二年二月十一日的晚上，在聊城路中野町日侨居住区内发生的一起震惊青岛港的日本商人灭门惨案，如同一枚重磅炸弹在青岛炸响。二月十二日《申报·自由谈》标题报道：“青岛日侨惨遭灭门，凶手疑为武林高人”。消息一经传播，像是炸了锅一样在青岛地区传得沸沸扬扬，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主要谈点。各种各样的传说都有，大体意思也都差不多，说是有一名武功了得的冷血杀手，趁着月黑风高之时，将一个名叫山藤村树的日本商人一家八口老少尽数杀死，而且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全部都是用绳子把人给活活勒死，然后从柜子里拿钱走人，没有留下任何破案线索。

有人说这起案子还是当年那个专杀日本人的冷血杀手所为，这家伙隐匿了好几年，终于盼到了日本人撤退，于是出来继续作案；也有人对此反驳，说当年潜伏在日本守备军司令部杀死日本外交要员的凶手早就给抓住枪毙了，根本没有再作案的可能。但据说有目击者曾经亲眼见到过凶手，于案发后对警察称，头天晚上自己外出回来，在距离凶案现场大约有几十步远的地方，见到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包袱慌慌张张地从那幢宅子走出来，和他打了个照面，然后沿着大道向北快速走去。他当时就觉得这人鬼鬼祟祟的有问题，可是因为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命案，也就没有注意。目击者事后回忆道，这人比较瘦小，因为天很黑，看得不是很清楚，只是感觉这人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也可能是三十上下，此人走路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只用两只前脚掌着地，很轻而且速度飞快。他只觉得眼前“唰”地刮过了一阵风，再回头看时，发现此人已经走出了很远的距离。

这样的线索基本上等于废话，但是，日本驻青岛总领事馆却以此向刚成立不久的胶澳警察厅施加压力，同时也派出了大量荷枪实弹的警力，在市内肆无忌惮地公开搜捕可疑人员。尤其对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员进行严格盘查，并且不分昼夜地在大街上巡逻，一旦发现可疑人员他们可不经胶澳警察厅认可当即开枪。一时间，青岛仿佛又回到了日占时期的阴霾笼罩之中，

搞得平民百姓人心惶惶。

当郑矢民听到这个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徐敬海所为。这厮为了报仇已经彻底丧心病狂了，只要是日本人，就通通杀无赦！可转念一想，徐敬海一贯用刀，而这起灭门惨案用的却是绳子，这好像不符合他的嗜血本性。不过从传言中所知的那个人的形态，又和徐敬海非常相像，不是他又会是谁呢？

现在说起来，如果没有这起案子的发生，也许就没有了以后的故事了，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郑矢民望着远去的日本军警，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转回身，见孙嫂的儿子张树为正站在德福祥门外候客。这孩子性格内向，不怎么爱说话，两道浓黑且杂乱无章的眉毛之间距离很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可眼睛里射出的却是一阵阵令人感到冰冷的寒光。郑矢民老早就发现他的两只眼总是躲躲闪闪，尤其是看人的时候，低着头从眼眶上部翻出一丝很怪异的光，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郑矢民走过去和他打了个招呼：“树为，铺子里怎么样啊？”

张树为一见东家来了，也不知道是心里紧张还是天生就不会说话，扭头往铺子里看了一眼，吭哧了半天才冒出了一句：“你自己看呗。”

郑矢民脸色直接就落下来，也不再答理他，迈步正待走进铺子，突然肩膀被人从身后猛地一拍，把他给吓了一跳，却见闫洪昌得得瑟瑟地劈拉着腿，龇着一嘴的大黄牙正在冲他笑，也不知他从哪弄了个俄罗斯老毛子的皮帽子，歪着扣在脑袋上，左侧太阳穴上时髦地贴着一小块日本膏药，左手还托着一白一黑两个圆球在手掌心里来回地转。

郑矢民看着闫洪昌的这副装扮，觉得很好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窝窝头踩一脚，怎么看也不像个好饼。闫洪昌也斜着眼上下打量着郑矢民，奸笑着说：“哟，矢民，一个多月没见就胖成这样了？俩老婆伺候得好吧？快给你师傅说说都是怎么伺候的？是外国老婆伺候得好还是中国老婆伺候得好？”

郑矢民刚还在为张树为那副官模窝着一肚子火，没想到又冒出这么一位没皮没脸的家伙，心里更是像吞了个苍蝇，膈应得要命，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道：“我说，咱能不能有个正经时候？”

闫洪昌却不知羞臊地用胳膊肘碰了碰他，咂咂嘴个觑着脸说：“哟，没想到你郑矢民的脸皮还这么薄啊？我还没问你别的呢，脸就红成了个紫尿

肘。没劲，你也真他娘了个逼的越来越没劲！哎，矢民，咱俩也好一阵子没见了，干脆你今天就请我吃顿馆子吧。”他回头指了指已经破烂不堪的顺昌祥，叹了口气说，“唉！人倒霉啊，放个屁都能砸了脚后跟，你看见了吧，现如今我这铺子也黄了，这一阵子就没个进项，肚子里空唠唠的没什么油水，正想抓个人呢，正好碰上你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也赶上我老闫今天有口福，我也不多让你破费，一个烧鸡半斤烧肉外加一壶烧锅子就行了，你要是觉着不过意的话，就顺便再弄口抽的。走吧？”

郑矢民极其厌恶地扫了他一眼，无可奈何地从兜里摸出一块大洋塞给他，不耐烦地道：“你自己去吧，我这里还有事呢，没那闲工夫陪你。”

闫洪昌接过大洋，放在嘴边用力地一吹，然后快速地移到耳朵旁，听到了“铨”的一声金属声，然后回过头来把那一块大洋紧紧地捏在手里，舞舞扎扎地对郑矢民说：“你这是打发要饭的啊？如今我老闫是他娘了个逼的混柳了，也不至于一块大洋就把我给打发了吧？矢民矢民，再给一块，好歹我也是你师傅，再给一块，再多要一个子儿我就是你孙子！”

气得郑矢民哭哭不得地说：“我哪敢有你这样的孙子啊？”他本来还想说“要是我有你这样的孙子，就直接把你给掐死”，想想快过年了，说这话有些过狠，便把这后半句又给吞下去，噎得他直咳嗽。也实在看不下去闫洪昌那副既可怜又可恨的嘴脸，只好又摸出一块钱扔给他。闫洪昌一把没接住，赶忙弯腰从地上把那一块钱捡起来，又放在嘴边吹了一声，咧开一嘴的大黄牙冲矢民笑了笑，说道：“这还有那么点儿徒弟的意思，以后孝敬你师傅我就得差不离儿！”然后抬脚就走了。

郑矢民站在铺子门口鄙夷地看着他跑远了的背影，摇摇头叹了口气，转身进了门。铺子里拥挤着好多顾客，可这些顾客大都是带着现成的布料前来做衣服或者是拿着单子前来取衣服的，而到柜台上买布的人却很少，张志和和几个伙计正在柜上忙得不可开交。郑矢民感到很诧异，也没惊扰他们，只是站在一旁看着他们各自忙碌。张志和不经意地一抬头，看到了郑矢民正站在柜台外侧，就赶紧放下手里的活打招呼：“矢民来了，大冷的天你往外跑什么？树为这孩子也是睁不开个死羊眼，你来了他也不知道进来吱呼一声。”

郑矢民笑着摆摆手说：“五哥你忙你的，不用管我，我是实在在家里躺不住了，就想出来透口气！”说着，目光却瞟向站在门外的张树为，像是漫

不经心的样子问张志和，“五哥，树为今年十六了吧？”

张志和道：“可不咋地，属虎的，过了这个年就十六周岁了。”

郑矢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想了想对张志和说：“我看别让他学徒了，当一辈子卖货的也没什么出息，干脆就让他直接跟你学裁缝吧，这可是门手艺，能把你手上这套真本事学到手，将来走到哪里都能混口饭吃。”

张志和笑着说：“咱俩可是想到一起去了。不瞒你说，矢民，这两年你不在家，树为这孩子一直跟着我学呢。现在我也不敢教得太多，怕这孩子没有常性，学个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就出去张扬，砸了牌子不是。这一阵子临年靠节的顾客多，柜上忙不过来，临时才把他叫过来帮忙的。”

“哦！”郑矢民点了点头，把话题岔开，皱着眉头问：“五哥，我刚才已经看了一总感了，怎么都是来做衣裳的，怎么发现没有一个是来买布的呢？”（一总感，青岛方言，有一会儿了。）

张志和苦笑着说：“从进了腊月，到咱家来买布的就已经很少了，我打发伙计到外面一打听，这才知道是怎么个景。你猜怎么着？人家那几家子和日本纱厂串通好了，就是压价专门对付咱的，柜台上的零售价比咱们进货的价还低，你说这买卖还让咱怎么做？”

郑矢民一听就急了，埋怨道：“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话一出口，他也感觉到自己说得有些重，便低下头沉吟了片刻道：“五哥，从古到今都说生意场和沙场一样，看来今天咱们是领教了这句话的含义了。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也不能在这等死，你有什么打算没有？”

张志和一脸愁容地说：“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进腊月前听信了供货商要涨价的话，咱们库房里囤货太多，谁知道这些王八蛋是合起伙来要整咱们，他们那边一落价，咱这边就都挤压下了。为这事，这些日子我愁得已经好多天睡不着觉了，想把这事告诉你吧，又担心你现在这身体状况再一上火着急你受不了；不告诉你吧，压在我心里像块扛不动的石头，简直都快把我给压爆了。什么招数都想过。可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郑矢民往柜台那边瞭了一眼，看到几个顾客正在试新做的衣裳，忽然眼前一亮，微微地笑了笑，回过头来对张志和说：“五哥，事已至此你就是再发愁也没用，还得想办法解决。依我看这事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落价嘛，他们能落，咱们也能落，活人总不能让泡尿给憋死吧？”

张志和一听这话，吃惊地望着郑矢民那张平静的脸，连连摆手道：“咱也落价？不行不行，那咱们还不得赔死？矢民，要是给你赔了，我就是死了心都不安生啊，这事咱可千万不敢这么干。这事你就甭管了，还是我来想办法吧！”

郑矢民却不慌不忙，冲着张志和诡秘地一笑说：“五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严重，天塌下来有高个给顶着呢，何况就咱们这点小事。五哥你来算笔账，咱们这么一来，实际上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即便咱们就是落了价，不但亏不了，还照样有盈余。这事你听我的，咱们这么办，从现在开始，咱们按照那几家的价格卖货，只需要变一变方式就可以。”

张志和忽然明白了，一拍大腿脱口就说：“矢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是说做衣服的顾客必须要买咱们的料子，然后我们再把裁缝费加上一成！矢民，还是你的脑瓜子好使啊，看来我真的是跟不上趟了。”

“五哥，你说对了一半，”郑矢民纠正道，“裁缝费不是加一成，而是减一成，两头一减，你还愁咱们库存的那些料子？只不过毛利少了点，毕竟伤不了德福祥！”

一腔怨气恨难平

果然不出郑矢民所料，当张志和把布料、手工双双降价的告示往外一贴，所有的顾客又都被吸引到了德福祥，一时间把张志和连同几个伙计给忙得不可开交，就连上趟厕所都得一路小跑着去，一直忙到了腊月三十上午，德福祥才歇工打烊。

民国十二年的大年三十，青岛下了一场大雪。从过午开始，天空忽然冒出几点的白，细如霖霖随风飘飘，点点白絮轻缓而悠扬，不慌不忙地从天而降，仿佛不经意间已是越聚越多，逐渐地变成了片片雪绒，落在了房顶树梢，黑色的地面渐渐地由少到多铺上了一层新崭崭的粉白，把冬日的凋零悄悄掩盖。马路上已是车少人稀，大多数人此时都早早地赶回家等待过年了，所以比平日里显得空荡了许多，偶尔有辆人力洋车驶过，也是急匆匆地一路

打着清脆的响铃快速奔跑，在浅浅的积雪上留下两道清晰的车辙。街面上的铺子都已经老早上了门板，并在门框上贴上了喜气洋洋的大红春联，街边的里院不时地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和燃放的单响炮仗声，炮仗响过后随风飘来的浓浓硝烟气息，在空旷的大街上空弥漫，使这个雪天的午后提前沉浸在浓郁的过年味道中。这是自打光绪二十三年德国人没费一枪一弹就赶跑大清国总兵章高元占领了青岛，并经历了德国和日本的二十六年殖民统治后，青岛回归大中华版图的第一个春节，所以这一个大年大街上的鞭炮格外响，花灯也格外亮，家家张灯户户结彩，一派火树银花的新气象，人们的脸上都透着一股由衷的喜庆。

青岛过年通常都是从腊月三十的午后开始，郑家里院自然也不例外。吃过午饭，张志和就带着兴高采烈的孩子们拎着一桶糍糊到德福祥封门贴福字和对联去了。因为有了孩子们麻雀一样唧唧喳喳的吵闹声，郑家里院显得比平日里安静了很多，赵玉秋和孙嫂正在灶房里忙活年夜饭，只剩下郑矢民一个人守着燃烧的炉子，百无聊赖地在书房的躺椅上胡乱地翻着一本闲书，看着看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被灶房里菜刀在砧板上剁饺子馅的声音给吵醒，便起身走到窗前，惊讶地发现院子里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天上的雪仍然在漫天飘舞，院子里的树梢已被雪覆盖，黑色的地面渐渐由少到多地铺上了一层新崭崭的粉白，把冬日的凋零悄悄掩盖，有风吹过，刚停息在树枝上的雪花旋即被掀翻掉落在地上。郑矢民忽然心血来潮，想起在哪本书里有过雪水泡茶的说法，前几天刘志山陪同青岛商会会长隋石卿前来拜访他并带来了两小盒用精美花梨木盒包装的大红袍，据说此茶是从武夷山九龙窠高岩峭壁上的母树上采摘，号称茶中之王，很是珍贵。有此上等香茗，再取清新雪水煮沸冲泡，那味道肯定好。他急忙放下手里的书，从小厨里把那两盒茶叶找出来，随后披上棉袄拎着燎壶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走出房门，站在树下昂着头，很小心地将树枝上的积雪拨入壶内，拎到炉子上煮沸，饶有兴致地把茶叶投入紫砂壶中，将烧开的雪水缓缓地倒进茶壶，一股浓郁的异香随着杯里升腾的热气在屋内弥漫。

郑矢民站在书房的窗前，左手端着刚冲泡茶叶的茶杯，细细品啜，奇特的岩香郁满舌下，口内生出息息甜丝，徐徐咽下，滑润厚重盈于腹中，而腋下似有微风穿过，真真香彻入骨，让他忍不住拍案叫绝，天下竟然还有如